



这张5月20日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是，一个矿工模样的玩具小人站在被摆在电脑主板上的比特币模型上。 新华社发

一夜暴跌30%、一个月价格几近“腰斩”、爆仓者两手空空……近期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，激起围观者惊呼、投资者哀叹。从挖矿到交易再到融资，“币圈”乱象横生，监管整治已出重拳，投资者应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。

近千台电脑主机 隐蔽深山狂“挖”比特币

打着“数据中心”幌子 疯狂挖矿

荒凉的河岸边，一栋钢管、彩钢板等材料搭建的简易厂房中，一排排大铁架子上近千台电脑主机正高速运转，散发出阵阵热浪。

如果不是当地人，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里是一处比特币“矿场”。给“矿工”送饭的车每日从四川省康定市姑咱镇出发，走过一段地图上都没有的土路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像这样隐蔽在深山峡谷中的“矿场”在川西地区不在少数，“矿主”们盯上的是这里廉价的水电资源。他们不少以“水电消纳”为名，打着“数据中心”幌子，从事着比特币挖矿。

“哪里的电价便宜，我们就往哪里走。”一名“矿主”告诉记者，春夏丰水期一般在川西地区挖，等到冬天他就“转战”内蒙古、新疆等地，利用火电继续挖。

别看比特币是虚拟商品，但获取一枚比特币耗时耗力，需要根据算法通过计算机持续不断运算而来，俗称“挖矿”。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用来挖比特币的“矿机”，有人大规模购进“矿机”形成“矿场”，没日没夜地“开挖”……

“随着比特币越挖越少，经营一家‘矿场’要面临更高的资本投入和更长的回报周期。”一名“矿主”告诉记者，以前是几十台、几百台购进“矿机”，现在动不动就是上千台。一些“矿场”一天就耗电上百万度，很多直接从水电站接线用电。还曾有一名“矿主”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，其在西南某地的“矿场”一年耗电量相当于三个市一年耗电总量。

业内人士表示，不仅是比特币，随着以太坊、狗狗币等虚拟货币不断问世，整个虚拟货币挖矿带来的耗电量正在爆炸式增长，并且这些“矿场”大多集中于我国，将对能源供给带来巨大压力。

“币圈”投机交易风险重重

虚拟货币叫“货币”却不是真正的货币，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，更不应进行投机炒作交易。但在利益驱使下，仍有人铤而走险，对“币圈”交易的虚假资产风险、经营失败风险、投资炒作风险视而不见。

——“庄家”设局操纵价格。业内人士介绍，包括比特币在内，绝大多数虚拟货币都存在巨量持有者，他们坐庄操纵市场价格并不困难。

“以某币为例，前10名持有地址拥有近40%的流通代币，只要巨量持有者目标一致，极易操控价格。”某虚拟货币海外交易平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。

——借尸还魂，“空气币”屡禁不止。在政策重拳下，国内的首次代币发行(ICO)几乎肃清，但不少平台把交易转移到海外平台，但发行宣传的主战场仍在国内，并想方设法

绕过国内金融机构风控进行充值交易。

“最近狗狗币暴涨，我觉得人们对动物名字的币情有独钟，就又投资了柴犬币，短短几天上涨20多倍，可是近期价格暴跌，利润几乎全部回吐。”投资者刘鹏说。

在这种盲目投资心态的怂恿下，更多概念奇葩的“空气币”开始涌现，猫币、猪币、鳗鱼币层出不穷……

——杠杆交易放大投资风险。在虚拟货币剧烈的市场波动中，不少投资者加杠杆博一搏试图“单车变摩托”，结果往往血本无归。

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交易数据显示，截至25日15时，过去24小时内有超过14万人虚拟货币杠杆交易爆仓，金额达46.41亿元。而19日当晚，爆仓金额更是超过400亿元。

远离交易炒作活动

近期，虚拟货币交易炒作

活动有所反弹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相关协会联合发布公告，提示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。5月21日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，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。

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，一方面，地方政府应对涉嫌挖矿的企业叫停招商引资，切断增量。综合采取电价、土地、税收、环保等手段，推动存量挖矿企业有序退出。另一方面，对非法参与虚拟货币交易、炒作或为之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、平台，应联合司法部门及时处置，提高违法违规成本，增加整治的威慑力。

专家表示，虚拟货币绝非“一本万利”的投资品，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也不受法律保护。面对相关部门三令五申的提示和劝诫，广大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，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，守护好自己的“钱袋子”。 据新华社客户端

上接14版

在这里，只要干够两个月，没人会赚不到钱。一些同事会选择用骗来的钱赎身回国，之后对这段经历闭口不提。他不想迈出这一步。

熬不下去的时候，他站在楼顶天台唱《用力活着》。他要堂堂正正活着，“女儿没养大，老人还在家里等着。那些骗来的钱，好意思给他们花？”

春节放了三天假。郝振东没到赚钱，除夕那晚，一些同事去产业园外的赌场里豪掷千金，他在公司楼下吃了一碗泡面。嗓子眼里是缅北的风，回家的心越来越迫切。

杨宇记得郝振东坦白身份后，每次聊天语气里满是焦灼，业绩压力越来越大。

在联系上陶江江之前，郝振东发给杨宇18个潜在受害者的个人信息，“业务”交流的QQ群里显示，她们近段时间将要被“收割”。之前他不敢随意泄露情报，了解到杨宇是公职人员后，他把名单发给杨宇。杨宇安慰郝振东，她相信好人会有好报。杨宇还逗他说自己是福星，“你沾上我肯定有好运。”

陶江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。在云南警方的协助下，他们联系上了一名可以带郝振东去边境的线人，确定好了逃跑路线和时间安排。

2月20号，郝振东得知警方将解救他。他本来想再多

待几天，多搜集证据“把他们一窝端了”。他试图让朋友给他转寄微型摄像头，以便多拍些照片。邮寄摄像头耗时太长，风险也高，陶江江坚持说“你安全回来才是最重要的”，劝了郝振东好几次，他才放弃。

三人商议下，郝振东用支付宝转给杨宇1000块，让她投进诈骗平台假装“上钩”，以拖延时间、防止老板起疑。

“开单”后需要查看后台信息，这一步骤要经过服务器，郝振东在组长打开服务器时，在一旁记住了密码。临走前一个星期，他每天以加班为由，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三四点。这是为出逃这天夜不归宿做铺垫，也是为了趁人少的时候潜入服务器，收集潜在受害人名单。

2月28日中午，陶江江收到了那份105人的名单，并通过公安部的全国反诈中心群发送给相关城市的警方，再由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。一名山东的民警敲门时，受害人正火急火燎地筹集8.8万元，准备给郝振东的同事转过去。最终，这份名单终止了21个人上当受骗，止损180余万元。

出逃

在陶江江收到名单的9小

时前，郝振东启动了他等待已久的逃亡。缅北的冬天昼夜温差很大，他穿一件薄卫衣、一条牛仔裤，没带外套，以防被怀疑。所有家当和来时一模一样，只少了留在老板手里的身份证。

按照规定，人员出入产业园，门口值班人员必须第一时间通报老板，他无法从正门混出去。郝振东想到了办公楼一楼的“梦都”洗浴中心，洗浴中心的门朝着大街，他准备到时候买通前台，以出去吃早餐为借口逃出去。他在杨宇的配合下开过单，老板对他还算放心，开过单的基本不会逃跑，回去也是诈骗犯，不如靠诈骗赚钱，“他们知道你回去也是一无所所有。”

凌晨三点半，郝振东溜进洗浴中心。缅甸当地有宵禁，他关上房间门，疲惫地瘫在床上等待早上六点半宵禁结束。

隔壁KTV嘈杂的人声透过门板传进来。当郝振东正在用刷网文强撑困意时，陶江江也一晚没合眼。

他亲口承诺带郝振东回来，不能出一丝差错，“我们是单线联系，他只有我。”陶江江17年的从警生涯里见过形形色色的骗子，这是他第一次营救“被骗过去当骗子的热心群众”。他挺紧张，但他要做的是安抚郝振东的紧张情绪。

早上六点半，天刚蒙蒙

亮。郝振东跑出门，恐惧和寒冷一起钻进身体，他打了个寒颤。他不敢多做停留，昨晚他从办公楼7层望下去，老板雇的保安在产业园外每5分钟巡逻一次，防止有人违规出入。

线人约在酒房路附近见面，产业园附近没车，郝振东要到人流量较大的赌场“福利来”旁边打车。平常要走五六分钟的路，他不到一分钟就跑到了。

坐上车，看着缅甸老外在车窗外消失，他在心里想着还是回国好。他答应陶江江，回去后干正经营生，开个电脑店或者宠物店。陶江江花一万多块钱，垫了郝振东后来的住宿和交通费用，“希望这点钱能帮他走入正道。”

解救过程比较顺利。10点57分，坐在线人的车上通过三道边防线后，郝振东看到了南伞口岸前飘扬着的五星红旗。连接南伞口岸和缅甸的是一座50米的桥，他下车和线人挥了挥手，恍惚间就走过了桥，“脚步超轻松”。他在边防的检测站做完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阴性。之后他住进隔离酒店，开始21天的入境隔离。因为非法偷越国边境但没有造成恶劣影响，郝振东交了4000元罚款。

在酒店，他时不时打开从窝点带出的工作手机，把QQ群里的诈骗信息发给陶江江。

一开机，老板的电话和微信里触目惊心的辱骂涌进来，他全部截图，发给陶江江当作“证据”。虽然事后郝振东把那段被困的日子比成“度假”，努力把回忆甩在身后“重新做人”，但在隔离酒店里，他连着做了10天噩梦。梦里他被抓回了缅甸，“死得很惨”。

3月22日，他带着红肿的眼睛和几天没刮的胡子，在机场见到了陶江江和杨宇。那是郝振东第一次见到陶江江，感觉陶江江“瘦瘦高高，光看眼睛就知道很正直”。

郝振东和杨宇也开始了真正的恋爱。杨宇最喜欢吃郝振东做的煎豆腐，两人也在清明节回洛阳见到了家长，说好等结婚证办下来，一定要请“陶大”喝喜酒。“陶大”也千叮万嘱咐，“要谈一定要认真真谈”，让郝振东珍惜这个机会。

回来两个月，郝振东的下巴没有了，还瘦了10斤。目前他在电子厂当司机，这种跑来跑去的忙碌让他倍感亲切。不过他还是不安分于这份工作。赚钱还是他的首要目标。他瞅准了一个草本减肥项目，已经投了6万块钱，期望一个月能多挣个两三万，“风险与利益同在嘛”。

(文中郝振东、杨宇、李晴为化名)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